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水 浒 外 传

(民国)刘盛亚 著
张家伟 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观仁 李春兰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水浒外传 水浒中传 残水浒
Shuihu Waizhuan Shuihu Zhongzhuan Canshuihu

(民国)刘盛亚 姜鸿飞 程善之 著
梅庆吉 主编 张家伟 陈 烈 殷小舟 校点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哈尔滨市印刷六厂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6¹⁰/₁₆·插页 2

字数:380 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207-03551-9/I·573 全套十四册 定价:297.00 元

《水浒外传》《水浒中传》《残水浒》

出版说明

刘盛亚的小说《水浒外传》也是以《打渔杀家》为依据，以萧恩（阮小七）之女萧桂英与花荣之子花逢春的恋爱为线索，描写了梁山泊残余将领及其后代重新组织起来抵抗金人侵略的故事。作品还写了萧桂英被迫嫁给金人占罕，便秉承从一而终的观念，一心爱恋占罕，终于为殉情而死。这是作品中的糟粕。

此书根据 1947 年 10 月上海怀正文化社版本整理出版。

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是接金圣叹腰斩七十回本《水浒传》写起，下接陈忱的《水浒后传》。作者认为，俞万春的《结水浒传》是“谄媚异族”的作品，而《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的“征四寇”又写得杂乱无章，从《水浒传》到《水浒后传》之间断了一档，因此把自己的作品取名为《水浒中传》，来填补上这个空白。

我们这次整理出版使用的版本，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上海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出版，保留了王介的评点。

程善之的《残水浒》是继《结水浒传》之后，又一部诋毁梁山农民起义、与《水浒传》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品。小说从金批本接写起，极力描写梁山泊英雄内部的矛盾分裂，众头领离心离德，互相猜忌，互相残杀。宋江最后弄得众叛亲离，被张叔夜捉拿归案。

我们这次整理出版，依据 1933 年 10 月 1 日镇江新江苏日报馆版本，保留了秋风、湘亭的评语。

目 录

水浒外传

一.....	(1)
二.....	(2)
三.....	(5)
四	(10)
五	(12)
六	(19)
七	(21)
八	(27)
九	(31)
十	(37)
十一	(40)
十二	(43)
十三	(48)
十四	(51)
十五	(53)

十六	(55)
十七	(57)
十八	(59)
十九	(65)
二十	(69)
二十一	(76)

水浒中传

水浒中传程序	(81)
蒋君毅序水浒中传文	(83)
水浒中传倪序	(85)
鄞县姜起渭读水浒中传略述	(87)
水浒中传自序	(89)

第 一 回	玉麒麟谈梦惊好汉 智多星论盗服英雄	(93)
第 二 回	徐县令下书梁山泊 宋寨主却敌安乐村	(102)
第 三 回	阎婆惜活捉张三郎 颜路子力斗武二哥	(112)
第 四 回	疗相思衙内娶正室 报夙仇林冲追中堂	(121)
第 五 回	吴用计退郓城兵 高俅败走泰安境	(131)
第 六 回	藏春洞口衙内殒命 猿臂山上丽卿落草	(140)

第七回	岳帝殿奇诗露猿臂 山神庙匪语泄娇踪	(150)
第八回	陈教头忠言劝逃犯 宋寨主布告安良民	(160)
第九回	燕小乙智扑擎天柱 卢俊义会斩泰安府	(169)
第十回	获赦诏浪子见皇帝 得警报军师敌太尉	(178)
第十一回	追敌中伏梅节度被获 破阵陷坑霹雳火遭擒	(188)
第十二回	弄巧成拙孙静追吴用 将假当真颜胡诱高俅	(197)
第十三回	呼保义誓死表忠心 黑旋风负荆全大义	(206)
第十四回	辽国主梁山下聘书 侯侍诏青州遭杀祸	(217)
第十五回	童枢密千里取元戎 张元帅单身战寨主	(227)
第十六回	一丈青活擒李将军 吴学究义释张公子	(236)
第十七回	辨真伪轻骑认扈娘 惜将才厚礼聘周侗	(244)
第十八回	周侗计擒卢俊义 宋江跪迎宿元景	(252)

第十九回	梁山泊全伙受招安 登云州三雄擒刺客	(262)
第二十回	宋公明奉旨征猿臂 没羽虎飞石打丽卿	(271)
第二十一回	连环计巧取猿臂寨 双诈降智杀哈兰生	(280)
第二十二回	道君恩赦祝永清 花荣箭服陈丽卿	(289)
第二十三回	破檀州辽帅殒命 战玉田宋将亡身	(298)
第二十四回	射箭书庞义献名城 掘地道凌振轰霸州	(306)
第二十五回	得奇兆方腊占浙江 烧战船李俊上金山	(315)
第二十六回	斩虎将贼和尚施威 捉方貌入云龙作法	(324)
第二十七回	跳高城扈三娘归神 擒反寇韩世忠让功	(333)
第二十八回	乌龙岭追虎断左臂 六和塔寻幽伤残生	(343)
第二十九回	混江龙湖中避杀祸 呼保义席上论官箴	(351)
第三十回	饮鸩酒忠臣完大节 杀钦差孝子归渔乡	(364)

残水浒

序.....	(378)
残水浒小引.....	(379)
第七十一回 玉麒麟梦魂惊草莽 智多星妙证稳英雄.....	(381)
第七十二回 劫军饷林武师遇友 念庭闱公孙胜归山.....	(386)
第七十三回 吴加亮议打兗州府 燕小乙组合军官团.....	(394)
第七十四回 黑旋风大闹忠义堂 玉臂匠纵谈天书碣.....	(401)
第七十五回 老英雄立志报前仇 弱书生知机先遁迹.....	(409)
第七十六回 劫商妇难为裴孔目 献头颅大气宋公明.....	(417)
第七十七回 群雄领袖抱恨家庭 故国王孙伤心盟府.....	(426)
第七十八回 了前仇寨中进醇酒 消旧恨船头认宝刀.....	(435)
第七十九回 排祭品太尉当少牢 触碑石义夫殉烈妇.....	(445)
第八十回 悼前尘愤挥热泪 阻通番首抗雄威.....	(455)

-
- 第八十一回 汴梁城乐和演戏 (464)
曹南山吴用失机
- 第八十二回 一杯广座断送少年 (474)
双泪荒山悲愴死友
- 第八十三回 杉树坡大贼遭小贼 (484)
梁山泊降盗散降书
- 第八十四回 豪杰刚肠死生一决 (494)
军师深算肘腋成谋
- 第八十五回 及时雨猛烧忠义堂 (503)
小旋风几隳崇义府
- 第八十六回 离山超海不改野火 (512)
出死入生方知罪过

生活在春天里的人差不多都不会觉得春天是十全十美底可爱的，而等到别的季节来到，使人或是火辣辣或是冷飕飕的时候，春天才会十全十美地在人们的回忆中出现。在孩子们看来是如此，成年人看来也是如此。至于老年人，他们对于春天的回忆更是完美瑰丽的，因为他们不会有许多春天了，也许连最近的一个春天也不会再有了。

现在是如此，从前也是如此。被寒冷的冬季冻结了的生命，经历了三四个月的地底幽居，开始挣扎着回到大地上来。由于土里蒸发出来的温馨底气息使枯黄的干草转绿，使树枝绽出新苞。

春天回来了！这是一切转机所系的时季！是新生的时季！是孕育爱情的时季！是复仇火焰蓬蓬勃勃燃烧起来的时季！

二

石碣湖边临水的街上好久没有这样了。一直到昨天下午为止，天上总是不停地下着连绵的细雨。人们全被困在潮湿阴冷的屋中。昨天晚上，天上的朵朵乌云被南风刮走，天就显得高朗些，而且有好些金色底屋子一霎一霎在上面闪光。东方的天壁在黎明的时候大放光明，带着粉桔色的光彩淡扫在远远的黛色底山影上。可是这些美丽的景色只存在了刹那，接着就为漫天面来的大雾掩盖了。路边还是泥泞的，可是孩子们关不住了，他们的声音在这边响，又在那边响。不久天上出现出一朵淡红的光来，它渐渐地刺过了浓雾，而且扫荡了浓雾。这一天气突然好转，人们就走到街上来，当他们抬头去看那刚露面的灿烂底红太阳时，眼睛弄得一眨一眨的，鼻子刺激得难受，打起喷嚏来。

街的西头咣咣咣地响起一阵单调的锣声，于是有些人就不顾街面还没有干，向那边跑去了。

那是一家小院门，门口直立着一根大灯杆。现在，那上边反绑着一个没有成年的毛头孩子，他的上身光着，肋骨一根一根地可以看见，这时他的头垂着，无光的眼睛下视着。人们是兴冲冲跑过去的，可是这时大部分的人都木然地站住了。

等人们围成了个圈子，敲锣的人就停了下来。另外两个精壮的汉子翻起衣服底袖子，从里面各拿出一根打马用的鞭子，呼呼地向那孩子打去。鞭子响着，那孩子惨嚎着。周围的人沉静地望着，有的紧紧捏着拳头，有的痛苦地板着脸，有的甚么表情也没有，有的拿眼睛望着正由门内出来的一个瘦长汉子。

这个人三十来岁的年纪，两个三角眼混沌无光，青色的颜面凶恶浮现在那上边，他手上拿着一角头巾，正往头上戴。

行刑的人停了手，只剩下那带着一身青紫的孩子底呼叫声……

“打够数儿啦？”那走出来的汉子瘦脸上的狞笑着，他本来是在问那两个拿鞭子的人，可是这时他的眼睛陡然闪光起来，在那些沉默的群众脸上扫了一周。

“打够了，保正爷。”

“记住，限你三天。”他拧着孩子的耳朵。“过了三天你拿不出钱来，哼！要你的脑袋瓜子”。他的语气并不愤激，只是开玩笑般的说着，可是又有一股冷劲直透入人们躯体中。

在人群外有一个入停着脚想看热闹，可是刚站了不一会儿，他又拔脚向正街方面走去了。

他是一个五短身材的年青人，头上戴一顶白范阳毡帽，上撒一撮红缨，幅儿下压了一顶浑青抓角软头巾，其上嵌着一颗透明的大珠子，顶上明黄缕巾，他长久的被太阳晒黑的脸膛上有两条细长而黑的眉毛，一种健康的血色出现在皮肉上。他的体格并不十分魁伟，可是被一件白丝两上锁战袍和拴在腰间的嵌五指梅红纛线搭膊束得很有精神，再加上青白间道行缠绞脚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更看出他是个跋涉长途的力壮青年。他背着包袱，包袱里扎着一柄铜钹豁口雁翎刀，手上另外提了一把朴刀。他灼灼有光的眼睛在两边房屋找寻甚么，一边迈动沉着底步子向前走去。终于他发现

要找寻的东西了，那是由一个楼窗里挑出来的酒招儿。于是他加快了步子走到那酒楼下边，匆匆地就走上楼去。

三

这酒楼临湖而建，下面是浅浅的土滩，所以楼的本身是被粗大的木柱支起来的，而它的客座部份则和正街相平行。前两三年，石碣还属于赵官家手上时，这家酒楼的生意原是很好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当时最大的一家吃食地点。可是从金朝兵马占了此处之后，就突然萧条下来。石碣比较富裕的人都在金朝人来到之先逃往别处去了。这儿留的人都是些穷人，加以天到黄昏金兵就不要人通过，连每天用来开销伙食的银子一天都难挣够。尤其是入春以来，天降着连绵雨，使得店家夫妇常常吵嘴。昨天晚上因为是满天星斗，于是那男人就早带了一把牛耳尖刀走出去了。

女店主年纪已上四十，身体结实得很，可是脸和肚子暄和，特别胖，因此眼睛就显得特别小。她的脸是黑红色的，粗浓的肉纹在额头上画满了。今天早上，她起来特别早，叫醒大的一个年纪才六岁的孩子给她去北头屠户家要了十斤新宰的黄牛肉来，自己点着一盏花生油灯，做起馒头来。

黎明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除了吹风落雨，总是常来的。女主人非常欢迎她来，因为她可以帮自己的忙：烧火、上灶、照顾孩子，对付客官……

这客人是个才成熟不久的少女，身体修长而结实，额上和脸上各有小小的伤疤。伤是早就好了，可是新肌肉的颜色还没有在风中、太阳中恢复原来的褐色。她的眼睛既大且圆，在长长的睫毛下，正像荒野里的水潭般，深得不可见底，但是又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景色来。

她还没有走进厨房，就听见女主人在唱一首歌，于是她就停住了脚。这首歌她曾听见她唱过，有哀婉的音调，她曾经请求过女店主，要她教给自己，可是她总支支吾吾推诿过去了。女主人自己也不常唱这支歌，今天工作的时候一时触动兴头，很偶然的唱了起来。

女孩子也偶然地听她唱过几回，但是总把全文记不住，今天早晨又一次听见她唱，于是她就全记得了。

水泊兵多将又广，替天行道忠义堂。来时一百零八将，去时五十单四双。只因奸臣误国是，便教金兵入汴梁。天罡地煞蓼儿荡，流水落花恨转长。

她虽然是记住了，可是其中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几处唱法上的腔调也还弄不大清楚。她不明白，婶婶对她很好，有时还纵容她，但是唯有对这支歌却如此吝啬。

事实上，她虽然不曾懂得这支歌，但是其中却有许多使她喜欢的字句在：忠义堂，还有那同生死的一百零八将。她常听人暗暗地讲说及时雨宋江和他一百零七个弟兄的故事，那些活生生的人，有异于她所见到的这些为生计而操劳着底人的。她也知道大宋朝的江山沦入金人手上，都是因为蔡京、童贯这一班高等贪官荣家卖国所致。但是她对这些都只飘飘浮浮地知道，到底梁山英雄怎样可爱，那一班奸佞如何可恨？还是不知道地。她的爸爸和她的祖母都知道这些，可是她问起他们来，他们也是含含糊糊地推诿过去了。她停住脚就是要听那支歌，她知道，如果一走进去，女店主就会立

刻停住，前几次她有过的经验。所以今天以前不特说唱，就是那支歌词都记不全哩。因此她等那支歌声刚停，就突然跳进厨房去。

“婶婶，婶婶！你又唱那支歌啦？”

被称婶婶的中年壮妇，正从锅里提出一付蒸笼来，她听见女孩子的话，顿时显得尴尬，可是那蒸腾的白气将她罩着，对方并没有发现。

女孩子还没等到婶婶开口，就紧接着说：“把那支歌教给我！”

“谁唱甚么歌来着？桂英，又是这么平地风波的？”

“甚么歌？就是‘天罡地煞蓼儿荡，流水落花恨转长’那支歌。”桂英嘟哝着中，把只手叉在腰上：“你是老辈子，当面还撒谎？不害臊，不害臊！”

婶婶已把那竹笼放在木桌子上，敏捷地掀开盖子，现出白生生的几十个高脚馒头来，每一个都像用模子做成，大小均匀得一般无二。

“桂英，你不用学这些歌，‘做工的’听见，要脑袋使唤！”

“又骗我啦，婶婶，打盘古皇开天地起，那见唱歌杀脑瓜子的？”

“而今是什么年月？我的姑奶奶，北朝蛮子住在咱们这儿！”

“我不怕，我要学！”

这时她们两人都听见敲起来的锣声，这正是给婶婶说话的机会：“桂英，又敲锣了，只怕又是催缴渔税银子罢？”

桂英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爸爸就不缴渔税银子！他说这是私税……”

“婶婶，”她眨眨眼睛说：“咱们家也没那些闲钱。”

男主人是个瘦弱的汉子，他畏畏缩缩的走进来，他望望自己的妻子，又望望桂英。终子才嗫嗫嚅嚅对桂英说：“你来了？”

“叔叔。”桂英一心在和婶婶争论，所以等到这时才看见他：“你打那儿来，头发髻上都湿了。”